

“秦筝归秦”实践的启示

发表刊物：作者：傅明鉴

论文内容：

关键词：秦筝 启示

自1957年，一代古筝宗师曹正先生先知先觉的提出了“秦筝”应归秦地这一卓有远见的设想以来，转眼已五十多年过去了。在这50年间，周延甲先生作为“秦筝归秦”的第一个实践者，对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毕生的心血。如今，“秦筝”已被广泛的认同为中国古筝艺术中不可缺少的风格流派之一了，秦筝曲也得以广泛的流传。

那么，这样一个已久不见踪影的“秦筝”为什么能从无到有，从衰败到兴盛呢？！通常人们认为：一个古筝风格流派的形成必须具备有代表人物，代表曲目，演奏技法，器制和音色特点。为什么“秦筝”的振兴者在短短的三十年间就具备了这些条件，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我们深深思考和倍加学习的地方。

一、“秦筝归秦”以强有力的理论做支撑

艺术的复兴和发展缺少了理论的支撑，就如同无源之水，最终只能是枯竭。“秦筝归秦”的实践把理论建设放在了重要的位置。周延甲先生（与李世斌合作）的《榆林古筝考查报告》（曹正先生认为：榆林筝是秦筝的余绪）、《继承和发扬秦筝流派演奏艺术传统》、《秦筝归秦重在实践》，曲云老师的《陕西筝曲及其调式音阶》，吕自强老师的《秦声音乐与秦筝艺术》，魏军老师的《秦筝源流新证》、《秦筝源流再证》等等，从“秦筝”的论证、历史渊源、曲式曲调、技巧技法等各方面论述探究。这支强有力的理论队伍主要集中在弹筝人中间，这些理论与实践结合于一体的研究成果，使得“秦筝”理论研究锦上添花。

还有，李世斌老师的《实践、理论、体系——关于陕西筝派的问答》，魏军老师的《秦筝源流三证——质疑筝源于越地及西渐之说》为“筝之源”、“秦筝之源”的研究营造了一个探讨商榷的学术氛围。

应特别一提的是：陕师大的焦文彬先生在《秦筝》杂志上连载，后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的《秦筝史话》专著，从史学、文学和文献学的角度例举了大量“秦筝”依据，为秦筝的理论建设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。

其他的古筝流派不是不重视理论的研究，而是缺乏象“秦筝归秦”实践理论研究那样更深的、更有史学价值的研究。

如：出自儒家文化发祥地的流畅优美的齐鲁筝派，出自中原文化发祥地的高亢激昂的中州筝派，出自吴越文化发祥地的流畅清丽的浙江筝派等等，如今可寻觅到的理论研究内容，基本上都是对流派演奏技巧的研究和近代流派名家的研究，而历史源流的研究一般只能追溯到清以后的民间传承。《战国策·齐策》记载：“临淄其富而实，其民无不吹竽、击筑、弹筝”的齐筝研究；古筝流传到河南后与“郑卫音乐”相融合的豫筝研究；唐·白居易被贬至杭州时写的诗：“移领钱塘第二年，始有心情问丝竹，玲珑箜篌谢好筝，陈宠箜篌沈平笙，清弦脆管纤纤手，教得《霓裳》一曲成”给予了我们唐代武林筝的信息的研究，都没能像“秦筝”史学研究一样把内容和史料丰满起来，不能不说这是一种古筝文化的缺失。

二、秦筝曲目的发掘和创作

1960年周延甲先生就整理编订出了《古筝迷胡曲集》，这是秦筝探索着吸取民间音乐营养的可贵一步。这个探索成功了吗？回答是肯定的。周延甲先生整理、加工、改编的迷胡音乐《剪剪花》、《扫雪》、《道情》、《姜女泪》、《凄凉曲》等，曲云老师根据西安鼓乐（现已被认定了唐乐的传承）整理、加工、改编的《赚、梅花引》、《哭长城》，筝歌《虞美人》等都已成为如今学筝者人人皆知的秦筝曲目。周延甲先生以“碗碗腔”为素材创作的《秦桑曲》，曲中既有凄楚沉郁、委婉缠绵，又有大起大落、激

越悲泣，描绘了一女子盼望早日能与丈夫团聚的急切心情。曲云老师以西安鼓乐为素材创作的《香山射鼓》，以典雅的手法再现了关中庙会时的香烟飘渺、磬鸣鼓隆、梵音阵阵的情景和庙会上人群熙攘、锣鼓喧天的欢乐气氛。魏军老师创作的《三秦欢歌》，把陕西地方民间音乐融汇于其中，演奏技法大量的运用了陕西筝的特色技巧，以欢快活泼的旋律描绘了陕西关中的风土人情。这些秦筝现已成为了各地古筝教学中的必弹曲目。

还有，作曲家周煜国先生的佳作《云裳诉》，该曲在结构、织体等方面无可挑剔外，关键是“真秦之声”的特有旋法，把“汝不闻秦声最苦”（唐·岑参《秦筝歌》）表现的淋漓尽致。该曲已是音乐专业院校中的古筝专业学生的必弹曲目，是演奏会上的常见曲目，可以说是秦筝曲的扛鼎力作。从我个人就非常偏爱这部作品，曾作韵文《听筝曲“云裳诉”》：“月洒银光，帘掩半窗。寒风萧瑟，落叶蝶残。相思入梦，泪洒两行。烟波袅袅，思绪茫茫。抚筝欲奏，谁诉《云裳》？秦韵弦凝，君闻断肠。”以此来表达我对这首作品的感受。

由此可见，秦筝曲目的呈现并不是只停留在《掐蒜苔》、《唤娇娘》、《小小船》等现存的榆林筝曲上，而是对秦筝曲的大量发掘和创作。其表现为：一，从民歌、“秦腔”、“弦板腔”、“碗碗腔”、“西安鼓乐”等人们耳熟能详，喜闻乐见的戏曲音乐，说唱音乐，民间音乐中去发掘；二，以秦筝人写秦筝曲的大量创作；三，由作曲家直接参与秦筝曲的创作。另外，曲云的《秦筝曲集》，何秀琴的《陕西风格民族器乐系列——古筝曲集》，魏军的《秦筝曲论》，周望的《周延甲筝曲选》等这些先后出版发行的“秦筝”曲集，使已经丰富多彩的秦筝曲、秦筝艺术得以更广泛的传播。这些都为“秦筝归秦”的实践建立了具体的实施基础。

我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研究的“吴筝如是说”，通过五年的努力和金陵古筝前辈孙梓仙先生的帮助，从史籍、诗、词、歌、赋等资料中寻觅出证明“吴筝”曾一度盛行于江南，被一代古筝宗师曹正先生誉为“填补了筝史研究的空白”。文章发表了十多年了，旅居加拿大的民族音乐家吴赣伯先生曾问我“吴筝如是说”有什么反响？我只能苦笑着说：既没反对的嘘声，也无赞同的呼声。我反思过：这是为什么？这就是没有象“秦筝归秦”实践一样进行曲目挖掘和作品创作。所以，“吴筝如是说”至今只能是“一纸空谈”。

还有，闽筝也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闽筝传人和筝家花了很大的力气，才挖掘整理出的一些传统内容。二十多年过去了，了解、认识和弹奏闽筝曲的人还是很少。究其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缺乏更深的挖掘曲目和新作品的创作。

三、“秦筝归秦”实践梯队的形成

自20世纪50年代末，周延甲先生作为“秦筝归秦”的实践第一人开始，相继有曲云、魏军、李世斌等老师加入了这支秦筝复兴的队伍。在西安音乐学院各级领导的长期关怀下，在各界有志于秦筝艺术的史学家、文学家、作曲家、音乐理论家等的无私支持下，秦筝艺术在秦地得以振兴发展。如今不但有了樊艺凤、孙卓、薛莲等“秦筝归秦”实践的骨干和中坚力量。还有雷华、曲明明、李瑜等一批演奏风格地道的秦筝高手，成为“秦筝归秦”实践的重要力量。

另外，从秦地走向首都的秦筝人周望（其硕士论文就是《秦人、秦声、秦筝》）、周展，从西安音乐学院走出国门的尹群、张路芬（新加坡）等等，她们都在各自的位置上为“秦筝归秦”，为“秦筝”的传播在努力。

这样一个以秦地为中心，幅射全国，乃至海外的“秦筝归秦”的网络和实践梯队的形成，为“秦筝归秦”实践建立更完善的艺术体系和深入持续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。

自1986年第一届全国古筝学术交流会开始倡导普及古筝艺术以来，古筝的发展趋势迅猛，20年间全国的弹筝人数达到了百万人之多。由于多种外界因素的影响，无论在古筝教学方面，还是在古筝表演方面的导向，都让学生们误认为只要把古筝弹快弹响就是好。这样的发展在丢失了音乐本身的内涵、意境等艺术表现的同时，还使得古筝的地方风格特性大量丢失。甚至于一些古筝专业的学生演奏起现代古筝作品弹拨技巧非常娴熟，可是一但碰传统曲目的二变之音都按不准，乐曲的分句更是无从谈起。这是多么可悲，多么可惜的现象呀！这绝不是耸人听闻，而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。人们常说：“民族的才是

世界的”。如果，古筝真的有一天到了连应有的民族民间音乐风格都没有了，还有什么可走的世界理由和能力。难道我们能这样任凭这宗在民族器乐中地方民族音乐语汇、风格流派丰富多彩的古筝艺术就此变得表现手法单一，而枯燥乏味吗？！“秦筝归秦”已归了秦，而且后继有人，这是古筝各流派值得借鉴和学习的。

综上所述，可以看出“秦筝归秦”的实践对其他古筝风格流派的发展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启示。在此我既是想通过“秦筝学术论坛”，对西安音乐学院成立六十周年中结出的“秦筝归秦”艺术成果而表示由衷的赞美，同时也是把自己从中受到几点启示与大家共享。

匆匆而就，不足之处请各位指正。

（2009年10月西安音乐学院成立六十周年纪念“秦筝学术论坛”发言稿）

